

筆記小說大觀集

杜陽雜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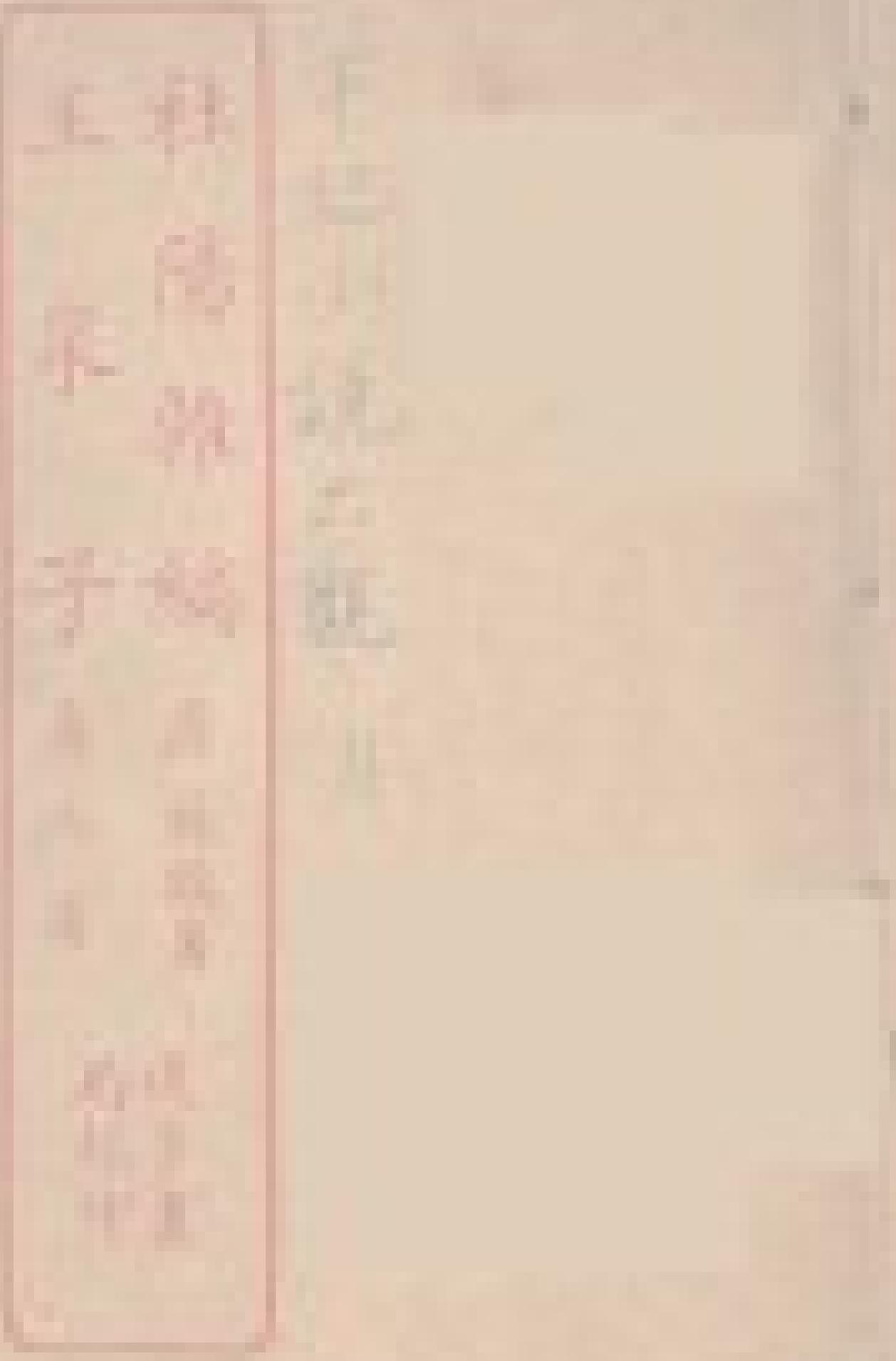
唐蘇鷁著

進步書局校印

玉泉

子

唐人著



唐蘇鶚著

杜陽雜編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杜陽雜編提要

唐蘇鷄撰凡三卷為鷄居武功之杜陽時所編中述寶物奇技頗涉荒誕即日林吳明拘弭大軫淶東諸國徵之唐書外國傳俱無此名不可謂非夸飾矣然自代宗廣德下迄懿宗咸通十朝之軼事半賴是書以存且葩藻紛披較之拾遺洞冥二記尤為縹豔可喜詞章家往往樂於取材非無故矣

杜陽雜編卷上

唐 武功蘇鷁撰

代宗廣德元年。吐番犯便橋。上幸陝。王師不利。常月紫氣如車蓋。以迎馬首。及過潼關。上嘆曰。河水洋洋。送朕東去。上至陝。因望鐵牛。蹶然謂左右曰。朕年十五。六宮中。有尼號功德山。言事往往神驗。屢撫吾背曰。天下有災。遇牛方迴。今見牛也。朕將迴爾。是夜。夢黃衣童子歌於帳前曰。中五之德方義。胡呼胡呼何奈何。詰旦。上具言其夢。侍臣咸稱土德當王。胡虜破滅之兆也。黃衣土之色。中五土之數。義我者高盛之義也。是月。副元帥郭子儀與大將李忠義。渭北節度使王仲昇。克復京都。吐蕃大潰。上還宮闈。圖功臣於凌煙閣上。因謂子儀曰。安祿山僭亂中原。是卿再安皇祚。昨朕蒙塵。卿復戮力。今日天下。乃卿與我也。雖圖券不足以褒元老。因泣下霑衣。子儀伏於上前。嗚咽流涕曰。老臣無復致命久矣。但慮衰耄。不堪王事。賴仗陛下宗廟社稷之靈。以成微績。上因命御馬九花虬。并紫玉鞭轡。以賜子儀。知九花之異。固陳讓者久之上曰。此馬高大雄健。卿儀質不必讓也。子儀身長九尺餘。九花虬即范陽節度李德山所貢。額高九寸。毛拳如鬚。頭頸紫鬱。真虬龍也。每一嘶。則羣馬聳耳。以身被九花文。故號為九花虬。亦有獅子頭者。其顏

上東幸。觀獮於田。不覺日暮。忽顧謂左右曰。行宮去此幾里。奏曰。四十里。上遂令速

瓶。恐闇夜而九花虬緩緩然若行五里而已。侍從奔驟無及者。上以為超光超影之

匹也。

王子年拾遺記周穆王有駿號超光足影逐日者

自是益加鍾愛。既復京師。特賜子儀崇功臣也。

上嘗幸興慶宮。於複壁間得寶匣。匣中獲玉鞭。鞭末有文。曰軟玉鞭。即天寶中異國

所獻。光可鑑物。節文端妍。雖藍田之美。不能過也。屈之則頭尾相就。舒之則勁直如

繩。雖以斧鎚鋸斫。終不傷缺。上嘆為異物。遂命解蟬繡為囊。碧玉絲為鞘。碧玉蠶絲

即永泰元年。東海彌羅國所貢。云其國有桑枝幹盤屈覆地而生。大者連延十數頃。

小者蔭百畝。其上有蠶。可長四寸。其色金。其絲碧。亦謂之金蠶絲。縱之一尺。引之一

丈。然而為韁表裏通瑩。如貴瑟瑟。雖併十夫之力。挽之不斷。為琴瑟絃。則鬼神悲愁

忭舞。為弩絃則箭出一千步。為弓絃則箭出五百步。上令藏之於內府。至朱泚犯禁

聞。其鞭不知所在。

故水部賈嵩員外所傳也

上寬厚之德。出於天然。為兒時。常為玄宗器之。每坐於玉案前。熟視上貌。謂武惠妃

曰。此兒甚有異相。他日亦是吾家一有福天子也。因命取上清珠。以絳紗裹之。繫於

頸上。上清珠即開元初蜀賓國所貢。蜀賓國在南海其珠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則出仙

人玉女雲鶴絳節之。搖動於其中。及上即位寶庫中。往往有神光異氣。掌庫者具以事告。上曰。豈非上清珠耶。遂令出之。絳紗猶在。乃泣然流涕。徧示近臣曰。此我為兒時明皇所賜也。遂令貯之於翠玉函。置之於卧內。忽有水旱兵革之災。上每虔祝之。無不應驗。

大歷中。日林國獻靈光豆。龍角鉢。其國在海東北四萬里。國西南有恆石。方數百里。光明澄澈。可鑑人五藏六腑。亦謂之仙人鏡。其國人有疾。輒照其形。遂知起於某臟腑。即自採神草餌之。無不愈焉。靈光豆。大小類中國之菉豆。其色殷紅而光苦。長數尺。本國人亦呼為詰多珠。和石上葛蒲葉煮之。即大如鵝卵。其中純紫。秤之可重一斛。上唱一丸。香美無比。而數日不復言飢渴。龍角鉢。類玉而紺色。上刻蛟龍之形。精巧奇麗。非人所製。上因賜獨孤妃。與上同遊龍舟。池有紫雲。自鉢上而生。俄頃滿於舟楫。上命置之掌內。以水噴之。遂化為二龍。騰空東去。

上崇奉釋氏。每春百品香。和銀粉以塗佛室。遇新羅國獻五彩毬。能製度巧麗。亦冠絕一時。每方寸之內。即有歌舞伎樂。列國山川之象。忽微風入室。其上復有蜂蝶動搖。鶯雀飛舞。俯而視之。莫辨真假。又獻萬佛山。可高丈。因置山於佛室。以毬罷籍。

其地馬萬佛山。則形沉檀珠玉以成之。其佛之形大者或逾丈。小者七八分。其佛之面有如黍米者。有如半菽者。其眉目口耳螺髻毫相無不悉具。而更鏤金玉水精為幡蓋。流蘇卷羅。蘆等樹。構百疇為樓閣臺殿。其狀雖微。而勢若飛動。又前有行道僧徒。不啻千數。下有紫金鐘。徑闊三寸。上以龜口銜之。每擊其鐘。則行道之僧禮首至地。其中隱隱謂之梵音。蓋關戾在乎鐘也。其山雖以萬佛為名。其數則不可勝紀。上因置九光扇於巖巒間。四月八日召兩眾僧徒入內道場。禮萬佛山。是時觀者數非人工。及覩九色光於殿中。咸謂之佛光。即九光扇也。由是上令三藏僧不空念天竺密語於口而退。傳之於僧惟籍

李輔國恣橫無君上。切齒久矣。因寢夢登樓。見高力士領兵數百鐵騎。以戟刺輔國。血流灑地。前後歌呼。自北而去。遣謁者問其故。力士曰。明皇之令也。上覺亦不敢言。輔國寧為盜所殺。上異之。方以夢話於左右。先是肅宗賜輔國香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奇巧殆非人間所有。其玉之香。可聞於數百步。雖鍊之金函石匱。終不能掩其氣。或以衣裾誤拂。則芬馥經年。縱澣灌數四。亦不消歇。輔國常置於座側。一日方巾櫛。而辟邪忽一大笑。一悲號。輔國驚愕失據。而艷然者不已。悲號者更涕泗。

交下。輔國惡其怪，碎之如粉，以投廁中。其後常聞冤痛之聲。其輔國所居里巷，皓烈彌月猶在。益春之為粉而愈香故也。不周歲而輔國死焉。初碎，辟邪輔國磬擊慕容宮人，知異常物，隱屑二合。而魚朝恩不惡輔國之禍，以錢三十萬買之。及朝恩將伏誅，其香化為白蝶，竟天而去。當時議者以奇香異寶非人臣之所蓄也。輔國家藏珍玩皆非人世所識。夏則於堂中設迎涼之草，其色類碧，而幹似苦竹，葉細如柳，雖若乾枯，未嘗彫落。盛暑來之廄戶間，而涼風自至。鳳首木高一尺，彫刻鶯鳳之狀，形似枯槁，毛羽脱落，不甚盡。雖嚴凝之時，置諸高堂大厦之中，而和煦之氣如二三月。故別名為常春木。縱烈火焚之，終不焦黑焉。據草鳳木或出於薛王宅十洲記事
火林有不焚之木，殆非此類者耶。

魚朝恩專權，使氣公卿不敢仰視。宰臣或決政事，不預謀者，則恥睡曰：「天下之事，豈不由我乎？」於是上惡之，而朝恩幼子曰令徽，年十四五，始給事於內殿上，以朝恩故，遂特賜綠馬。未浹旬月，同列黃門位居令徽上者，因叙立於殿前。恐其後到，遂爭路以進。無何，誤觸令徽臂，乃馳歸告朝恩。以班次居下，為同列所欺，朝恩怒，翌日於上前奏曰：「臣幼男令徽，位處衆僚之下，願陛下特賜金章，以超其等。」不由辨，便求索，上未及語而朝恩已令所司捧紫衣而至。令徽即謝於殿前。上雖知不可，強謂朝恩曰：「卿兒着

章股大宜稱也。魚氏在朝，勤無畏憚。他皆倣此。其同列黃門尋遭斥逐於嶺表及朝恩被誅，天下無不快焉。

上慕業之始，多以庶務託於鈞衡。而元載專政，益墮國典。若非良金重寶，趑趄左道，則不得出入於朝廷。及常袞為相，雖賄賂不行，而介僻自專，少於分別。故升降多失其人，或同列進擬稍繁，則謂之沓伯。由是京師語曰：常無分別元好錢。賢者愚而愚者賢。時崔祐甫素公直與衆言曰：朝廷上下相蒙，善惡同致。清曹峻府，為嵐輩養資。豈裨皇化耶？由是益為持權者所忌。至建中初，祐甫執政，人心方有所歸。元載末年，造雲輝堂於私第，雲輝香草名也，出于閩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爛夷之為屏，以塗其壁，故號雲輝焉。而更構沉檀為梁棟，飾金銀為戶牖，內設懸黎屏風，紫綃帳，其屏風本楊國忠之寶也。屏上刻前代美女伎樂之形，外以玳瑁水犀為押絡，絡以真珠瑩瑟，精巧之妙，殆非人工所及。紫綃帳得於南海溪洞之首帥，即絞綃之類也。輕疎而薄，如無所礙，雖屬凝冬，而風不能入。盛夏則清涼自至。其色隱隱焉，忽不知其帳也。謂載卧內有紫氣，而服玩之奢僭，擬於帝王之家。雲輝之前，有池悉以文石砌，其岸中有蘋陽花，亦類白蘋，其花紅大如牡丹，不知自何而來也。更有碧芙蓉，香

潔齒白偉於常。春載因暇日。憇樹以觀。忽聞歌聲清響。若十四五女子唱焉。且雷雨
玉樹後庭花也。載驚異莫知所在。及審聽之。乃芙蓉也。俯而視之。聞喘息之音。覩
惡之既甚。遂剖其心。一無所財。即祕之。不令人說。及載受戮。而逸奴為平盧軍卒。故
得其實。載有龍鬚拂。色如爛椹。可長三尺。削水精為柄。刻紅玉為環。鉤或風雨晦曠。臨
流沾濕。則光彩動接。奮然如怒。置之於堂中。夜則蚊蚋不敢入。拂之為聲。鶯犬牛馬
無不驚逸。若虫之池潭。則鱗介之屬悉俯伏而至。引水於空中。則成瀑布三疊。若來
嘗輒斷燒鴛肉。熏之則烽燎焉。若生雲霧。厥後上知其異。屢言之。載不得已。而造進
馬。載自云得於洞。度道士張知和。載龍姬薛瑤英。攻詩書。善歌舞。仙姿玉質。肌香體輕。雖旋波搖光。飛
鸞綠珠。不能過也。瑤英之母趙娟。亦本岐王之愛妾也。後出為薛氏之妻。生瑤美而
幼。以香鳴之。故肌香也。及載納為姬。處金絲之帳。却塵之轂。其褥出自勺驪。卽一疊。
是却塵之獸毛所為也。其色殷鮮。光軟無比。衣龍綃之衣。一襲無一二兩。搏之不益
一握。載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故於異國以求是服也。唯賈至楊公南。與載友善。女往
往得見歌舞。至因贈詩曰。舞怯銖衣重。笑疑桃臉開。方知漢武帝。虛築避風臺。
遺記趙飛鷺體輕恐公南亦作長歌褒美其略曰。雪面澹娥天上女。鳳簫鸞扇散飄

卷之二
秦風帝為采臺馬

去玉釵碧翠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璫英善為巧媚。載惑之怠於塵務。而璫英之父曰宗本。兄曰從義。與趙娟遜相出入。以構賄賂。號為關節。更與中書主吏卓情等為腹心。而宗本輩以事告者。載未嘗不領之。天下貴寶貨求大官職。無不恃載權勢。指辭卓為梯媒。及載死。璫英自為俚妻矣。論者以元載喪令德而崇貪名。自一婦人而致也。傳於進士賈遠

德宗皇帝英明果斷。無以比德。每進用公卿大臣。莫不出自宸衷。若聞一善可錄。未嘗不稱獎之。百官對數如稍稱旨。無不謹眉聳聽。朝退即輒書其姓名於座側。或有獎用。多所稱職。故鄉大夫已下。謂上聖英睿。每與宰臣從容詢訪時政。往往呼其行第。其尚賢進善。皆此類也。及上蒙塵。幸奉天翰林學士姜公輔。屢進嘉謀。深叶上意。初。涇原兵亂長安。公輔奏云。朱泚甚有反狀。不如早為之所。無令為先逆也。上倉皇之際。不暇聽從。史云。朱泚素鎮涇原。頗得將士心。今罷兵糧。店常如詔之。以從鑿罵。不然。即斬之。以絕後患。及聞段秀實之死。上執公輔手曰。姜公姜公。先見之明。可謂神略矣。盧杞朕擢自郎中。坐於廟堂。自陳百口之讒。何獨恨我也。盧杞常言。以百口保朱泚。此不處。上將欲幸奉天。自弊火精劍出內殿。因嘆曰。千萬年社稷立為列祖所禱耶。遂以劍斫檻上鐵狻猊。應手而碎。左右皆呼萬歲。上曰。

若碎小寇如斬獲獵不足憂也。及乘輿遇夜侍從皆見上伏數尺光明即火精劍也。建中二年大林國所貢云其國有山方數百里出神鐵其山有瘴毒不可輕為採驗。若中國之君有道神鐵即自流溢鍊之為劍必多靈異其劍之光如電切金玉如泥以朽磨之則生煙焰以金石擊之則火光流趣上始於行在無藥餌以備將士金瘡時有裨將為流矢所中上碎琥珀匣以賜之其匣則火精劍匣也。近臣諫曰陛下奈何以裨將金瘡而碎琥珀匣上曰今兒奴遂恣欲危社稷是軍中藉材用人之際而戰士有瘡如朕身之瘡也昔太宗剪鬚以付英公今朕以人為寶豈以劍匣為寶也。左右及中外聞者無不感悅。初上欲西行有知星者奏上曰逢林即住上曰豈可令朕處林木間乎姜公輔曰不然但以地名亦應也及奉天尉賈隱林謁上於行在上觀隱林氣宇雄俊兼是忠烈之家而名叶知星者語隱林即天寶珠上因延於臥內以採籌略之深淺隱林於獅榻前以手板畫地陳攻守之策上甚異之隱林因奏曰臣昨夜夢日墜地臣以頭戴日上天。上曰日即朕也此來事莫非前定遂拜為侍御史糾劾行在尋遷左常侍後駕遷幸梁州而隱林卒。

二年夏五月京師副元帥李晟收復宮闈朱泚走涇原而兵士幾餘數百人皆悉還

路不辨南北因問路於田父。田父對曰：「豈非朱太尉耶？」偽卒相源休止之曰：「漢皇帝。」
此傳
此傳
田父曰：「天不長心地不生惡蛇不為龍鼠不為虎。天網恢恢去將何適？」沈怒將
殺之。忽亡其所在。及去涇州百餘里。沈忽馬上叩頭稱乞命。而手足紛紛若有拒擋。
因之墜馬。良久復蘇。左右扶上馬。問其故。沈曰：「見段司農劉海濱杖戈執戟與朕相
敵。不堪其苦也。」時將士聞者。益懷異意。翌日達涇州。偽節度使田希鑒閉門不納。遂
至寧州彭源縣。爲心腹衛士韓旻薛綸朱維孝等逼而墜穿。將殺之。沈謂旻曰：「汝等
朕所鍾愛。今將敗績。可忍共殺耶？」旻曰：「誠爲陛下腹心。失則不可共爲塗炭。今僭陛
下之節。以取富貴也。」言未終。沈已斷。沈始亂長安。源休姚令言等廣陳圖。誠以堅沈
意。及爲偽宰相。日益自負。休乃收圖書。貯倉廩。作蕭何事業。或聞王師不利。而喜色
出面。謂令言曰：「天下將定。吾等之功。豈後於蕭何矣？」令言曰：「漢皇未弱於劉季。休退
語偽黃門侍郎蔣諫曰：「若度其不即吾。爲蕭何。爲曹耳。識者聞之。謂休不奈官職。喬
琳雖受偽官。而性好諧戲。因語舊僚曰：「源公真所謂火迫鄒侯耳。」

代宗朝。異國所獻奇禽馴獸。自上即位。多放棄之。建中二年。南方貢朱來鳥。形有類
於戴勝。而紅背。細尾。長於身。巧解人語。善別人事。其音清響。聞於庭外數百步。宮

中多所憐愛。為玉屑和香稻以鳴之。則其聲益加寥亮。夜則棲於金龍畫則飛翔於庭廡。而俊鷹大鵠不敢近。一日為巨鵠所搏而斃。宮中無不歎惋。或遇其龍首開內人有善書者。於金華紙上為朱來鳥寫多心經。及朱泚犯禁聞。朱來鳥之兆明矣。又大曆中。澤潞有僧。號普滿。隨意所為。不拘僧相。或歌或哭。莫喻其旨。以言事往往有驗。故時人比為萬廻。建中初。於潞州佛舍中題詩數篇而亡去。所記者云。此水連涇水。雙珠血滿川。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此水者。汎字涇水者。自涇州兵船雙珠池也。牛也。是歲貞元年。也。是歲貞元年。

上切於時政。而頗倚注於台衆之臣。每命相。密召學士草詔。及進本。上輒多改潤。即顧謂左右曰。朕處渠等極位。復以美詞襯之。所冀為朕戮力同心。以成大化。既用臺祐。甫為相。悉以國務委之。而祐甫事無巨細。悉皆陳諫。上曰。朕與卿道合。天下細事。卿宜隨便剖奏。無乃多疑朕也。自是祐甫之道。益所公當。及楊公南蘆杞執政。報恩復讐。紊亂綱紀。朝野為之戰栗。公南既殺劉晏。士庶莫不寃痛之。明年。公南得罪。賜死崖州。時人謂劉相公冤報矣。建中元年七月丁丑。楊毅晏二年十月丁未。賜楊毅晏崖州司戶。去州百里。賜死實錄云。七月庚午。毅晏已覺。

誅使迴云至
且下詔殺之

杜陽雜編

卷上

六

上每臨朝。多令徵四方丘園才能學術直言極諫之士。由是提筆貢藝者滿於闕下。上親督考試。用絕請託之門。是時文學相高。公道大振。得路者咸以推賢進善為意。上試制科於宣政殿。或有詞理乖謬者。即濃筆抹之至尾。如輒稱旨者。必翹足朗吟。翌日則徧示宰臣學士曰。此皆朕門生也。是以公卿大臣已下。無不服上藻鑒宏詞。獨孤受所司試放馴象賦及進其本。上自覽考之。稱嘆者久。因吟其句曰。化之式孚。則必受乎來。獻物或違性。斯用感於至仁。上以受為知去就。故特書第三等。先是代宗朝文單國。累進馴象三十有二。上即位。悉令放之於荆山之南。而受不辱其受獻。不傷放棄。故賞其知去就焉。

貞元三年。中常侍自蜀使廻。進瑞鞭一。其文節高。有麟鳳龜龍之形。體質微而鱗甲毛羽無不備。具其色照爛。有類琥珀。於暗中揮之。如電光。上雖不好寶貨祥瑞。及覽此鞭。頗甚稱旨。稱歎遂置之於明珠匣。其匣蓋飾以明珠者也。

上西幸。有二馬。一號神智驄。一號如意驄。皆冉中有毛。引之可長一尺。相馬經云耳中有毛者行千里。而進退緩急皆如上意。故以是名之。一日花木方春。上欲幸諸苑。內厩控馬侍者。進瑞鞭。上指二駿語近臣曰。昔朕西幸有二駿。謂之二絕。今獲此鞭。可謂三

絕知遂命酒飲之。左右引翼而去。因吟曰。鴛鴦赭白齒新齊。晚日花間落碧蹄玉勑。乍廻初噴沫。金鞭欲下不成嘶。

中書舍人韓翃詩也

八年吳明國。

洞冥記有吳明之龍

貢常燃鼎蠻蜂蜜云。其國去東海數萬里。經挹婁沃沮等國。

挹婁沃沮音漢東夷傳

其土宜五穀珍玉尤多。禮樂仁義無剽刦。人壽二百歲。俗尚神仙術。而

一歲之內。乘雲控鶴者。

往往有之。常望有黃氣如車蓋。知中國有土德王遂願入貢。

焉常燃鼎。量容三斗。光潔類玉。其色純紫。每修飲饌。不燼火而俄頃自熟。香潔異於

常等。久食之。令人反老為少。百疾不生。鸞蜂蜜云。其蜂之聲。有如鸞鳳。而身被五彩。

大者可重十餘斤。為窠於深巖峻嶺間。大者占地二三畝。國人採其蜜三二合。如遇

度。則有風雷之異。若悞螫人。則生瘡。以石菖蒲根。傳之即愈。其蜜色碧。常貯之於

白玉枕。表裏瑩徹。如碧琉璃。久食之。令人長壽。顏如童子。髮白者應時而黑。及沉膏

耿跋諸僻惡之病。無不療焉。